

# 丰子恺回乡行

王金声

丰子恺曾在《家》中这样写过：“每逢起了倦游的心情的时侯，我便惦记起故乡的缘缘堂来。在那里有我故乡的环境，有我关切的亲友，有我自己的房子，有我自己的书斋，有我亲手种的芭蕉、樱桃和葡萄……”

胡治均原是上海供电局的干部，早在1947年就结识丰子恺，成为“缘缘堂”的嫡传弟子，1966年被错划为“走资派”，他怕拖累老师，无奈之下就把历年积下的三百余幅画稿偷偷带到郊外，含泪抛入青浦的河道中。1969年初他结束审查、解除隔离后，来到丰子恺家中探望恩师，见面时已泣不成声，为自己未能保全画稿向老师请罪，丰子恺却安慰道：“不要难过，人在就好，我还有手，可以再画。”此后，丰子恺每天利用清晨五六

点钟的辰光，追忆旧作，重新又画。丰子恺的漫画极具文学性，通常以古典诗词为主题，“最喜小中能见大，还求弦外有余音”。一语道破在他身后五十年还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。

1971年秋丰子恺把陆续完成的七十多张漫画题为《敝帚自珍》，内附小文，末句有：“今生画缘尽于此矣。”交胡治均藏之，这个“缘”字，自有“缘缘堂”看取人间众生相的独到眼光，缘聚缘散，也圆了丰子恺与弘一之间殊胜的因缘。

1973年初，丰子恺总算盼来所谓“解放”。但不久丰先生的健康出现状况，先是手指麻木，毛笔也不听使唤，他预感到自己的寿数大限，不得不加快履行他对弘一法师的承诺，虽身患肺炎，但精神毫不松懈，终于完成六卷本的《护生画集》。

丰子恺的故乡在桐乡石门湾，地处京杭运河之间，下乡出门均靠水路坐船。1975年4月13日丰子恺在弟子胡治均和次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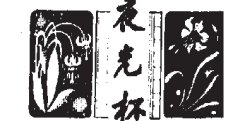


苗寨一隅 (中国画) 赵建平

丰林先的陪同下，终于踏上回乡的道路。从上海乘火车到海宁长安站下车后，坐上胞妹丰雪珍之子蒋正东早已等候的小衣船，航行两个多小时到达石门镇外南圣浜的胞妹家，兄妹相见，分外亲切，大家围着这位乳名叫“慈玉”的丰先生，亲热地叫着各种称呼：“慈哥”“慈伯”“慈公公”“慈爹爹(爷爷)”，也有跟着蒋正东叫“娘舅”的，丰老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乡亲们纷纷前来问候，免不了设宴招待，但丰老茹素，乡邻就挖来“杜笋”，有的捧去芋艿，小伢儿从田头摘来刚结荚的青蚕豆，胞妹斟上自酿的“杜搭酒”，丰子恺高兴

地大笑起来：“娘舅成了大客人了！”大伙轮着敬酒，酒至半酣，他用石门话和大家开起了玩笑：“毛烟芋茼杜搭酒，搗个巴掌不放手！”他本想就在胞妹家小住几天，稍事休息再坐船去石门湾绕镇一周，可石门镇的乡亲早已不约而同扶老携幼等在了河埠头，迎接他的到来。

雨后放晴，皓首银须的丰子恺穿件半旧的呢大衣站立船头，缓缓驶过石门桥，岸边和桥头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丰老面带微笑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，下船后立刻被众人围住，争睹老画家的风采，依稀相识的老人与他打着招呼，他拿出预备好的香烟和糖果，让胡治均散发给乡亲们及孩子们，在大家的簇拥下进了石门镇。接连几天，丰子恺在亲友的陪伴下重游了缘缘堂旧址、童年时读书的西竺庵小学、木场桥边的老屋、丰家染房等，每到一处围观人群总是前呼后拥，带给丰老儿时欢笑的同时，也找回了人间的温暖，在参观完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和浏览了家乡的全貌后，他为故乡留下几纸墨宝，写的都是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



上海职业女性的衣品，在中国向来是拔尖的。上海老照片里，职场女性穿长旗袍配呢大衣或羊毛衫，温婉知性，楚楚动人。眼镜、手表、自来水笔是必需品，到百货公司购物也喜欢在手中夹着数册书籍，苦心打造思想进步的知识女性形象。她们皆有辨识度，各有各美，没有一张网红脸。

最近一组权威财经媒体发布的数据，表明消费成熟度不同的城市在女装偏好上也存在显著差异：一线城市职业女性都在抛弃高跟鞋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平底鞋，尽管高跟鞋的诞生代表了阶级和权利。听说天猫女鞋销量榜，排名前100的女鞋款式里仅有3双中跟鞋。细带、细高跟、水钻、漆皮，这些精美悬浮宛如前世的高跟鞋形容词，既违背了当下体制内踏实朴素的价值观念，也不符合精英职业女性的专业感。既不合时宜，地铁、开车等通勤需要，有时也呈现出一种土味紧迫感，前些年小白鞋的横空出世，使得松弛感穿搭彻底出圈。

职业女性的衣品历来是个人情商和社会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。从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到上海、北京、台北女子图鉴，图鉴剧的女主都有一个固定套路，就是出生于不知名小城，毕业后在与都市的融合过程中，将物质主义和处世规则打磨圆熟的过程：从懵懂，到拜金，到励志，逐渐坚定并夯实了内核。她们从刚进城的傻白甜再到气质御姐，衣品的演变也是个人风格之魂的发现与塑造过程。记得《东京女子图鉴》里，oversize的米色风衣配大牌吊带连衣裙，似乎是女主驾驭都市感的第一个转折。欲望构成了她的经历，经历构成了她的衣品，随着衣品的升级，她也越发松弛，从衣穿人，到人穿衣，她也实现了从一个日本18线小城镇的甜姐到奢饰品公关经理的转变。

《三十而已》里我最不要看的就是海漂柜姐王漫妮，尤其是她在高级餐厅与海王争吵，把他给她买的衣服一件件当众脱到只剩内衣的那一段，真是让人认定活得如此拧巴的女人，既做不了乘风破浪的姐姐，也做不了人间富贵花。其时即使嫁入豪门，上海女也通透得很。我有个女友是个豪门阔太，衣食住行优越，但光鲜外立面下的背面也有着不可言说的沧桑。这几年她醉心编织，一条条披肩作品各具特色，巧夺天工。她说，女人床头一副毛线针，有一本书，这辈子就不会看不开。

## 我看「松弛感」穿搭

何菲

如今时髦阿姨们十分热衷旗袍。但我觉得不管她们多么陶醉其间，要穿出自身的和谐感与场合的和谐感并不容易，在自然与刻意的互博中，很多人会别扭造作起来。旗袍的流行源于影视剧和社交平台，旗袍出现之处，多有老上海、花园洋房、黄包车、百乐门、谍战、江湖恩怨、夜来香、外白渡桥等等元素。她们对旗袍的理解和演绎多源于此，虽认真执着，却容易用力过猛，让人看着都累，何谈优雅与松弛。我理想中的旗袍是带些书卷气的，可以穿着通勤、逛街、约会、买菜、旅游、citywalk，它最好足够淡定，足够平常。没有多喝一杯茶就崩坏的紧张感，没有一坐下就会露底裤的轻佻感，一切最好像呼吸一样自然、自在。

鲁迅先生可能是上海现代松弛感穿搭的鼻祖。姚克记得最初见到鲁迅先生的印象是：衣服很马虎，一件旧藏青哔叽袍子，袖口很宽大，露出了里面暗绿色的绒线衫，脚上是一双黑帆布的陈嘉庚橡皮底鞋。但他的眼睛很特殊，让人觉得不仅读书万卷，也曾阅尽了人间世。在夏丐尊先生的记忆里，鲁迅总是一件廉价的洋官纱(也即羽纱)长衫从端午前一直穿到重阳，足足有半年。他从北京去厦门教书，路过上海，上海友人设宴接风时，他穿的依旧是洋官纱。

鲁迅小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服又怕脏，总是监视警告，让他感觉坐立都不自由。初到上海时，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夹袍破了，许广平给他新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，可他嫌滑溜溜不舒服，无论如何不肯上身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年，鲁迅身体瘦弱禁不起重压，才做了一件棕色丝绵长袍。临终他也穿着它。这是鲁迅成人之后最考究的一件衣服了。这十几年来，魔都型男的穿衣风格也在微妙嬗变，从雅痞风到高级商务风转向码农风再转向老钱风和厅局风，展现了社会价值、审美取向的变化以及阶级崇拜。白衬衫，干部夹克，深色西装裤，POLO衫，简单质朴的黑皮鞋，外加保温杯的组合兼具商务和休闲属性，外出考察时还能看出几分轻松和潇洒。不少型男们十分渴望共享这类衣服带来的沉稳气场、权威感和可能性。这是如今相亲界的穿搭新宠，或许也是这届中年男人因为信手拈来、驾驭自如而最具松弛感的穿搭了，也凸显出具有家国情怀的流行文化审美。

麦德龙超市的鲑鱼头，我们叫三文鱼头的，只卖17元一斤。毕竟是三文鱼，如此便宜，难道也会“便宜无好货”吗？

是个家人团聚的星期天。我决定亲自动手做个汤。同时奢侈地敦请食神嘉禄兄电话监工。他呵呵一笑，说欧美一般不吃鱼头，但鲑鱼例外，主妇们偶尔会拎只回家，油煎后下酒。但他又特别关照，油别太多。煎五六分钟即可起锅。不能熬汤。最后撒上细盐，蘸白胡椒粉。临吃，滴柠檬汁若干滴。

都说腥腥如恶。如我这样对腥腥很过敏的，只煎五分钟，还不免差，就能把它摆平？我表面不敢反抗大师，内心不服，想那东晋良将有叫王镇恶的，焉知今日之我就不是胡镇恶。

生姜片先焯了，再把鱼头煎透。“嗤”的连接暴响让我很开心，然后加水，盖过鱼头。小火炖。完全忘了师傅。

有顷，闻了闻，非常腥气。我有点怵。姜太少了？或黄酒太少？听说洋食材要用洋酒驱腥，我见过油煎鲑鱼用红酒驱腥而效如桴鼓的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广东新会的陈皮不是久负盛名吗，据说臭臭都能消杀。我憋着没敢给食神电话。横下心，放陈皮，干脆逆向狂奔。问题是，陈皮下去后的10分钟，泛上来的味道反倒像久弃不用的陈年茅坑。我更慌了，再添加丁香与白豆蔻。至此，我已彻底背离了电话里的告诫，走上了不归路。

仍然腥。且腥得尖嘴猴腮。如同困兽犹斗，作为绍兴人的后代，我谨遵祖训，最后挣扎着投入了乡俗“压邪”的扁尖和火腿片，以乱其腥。不料，一股更不入道的味道溃围而出，腥膻为“辅”，佐以尖锐的狐骚气，以致孙女弱弱地捂住了鼻子，两眼直瞪我。

婆娘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，立即跺着脚连续地“呸”“呸”“呸”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给我面子的。但这次不。只见她柳眉倒竖，绝望地问：是嘉禄教你这样烧的？！

我连连否认，并语无伦次：哦，当然是他。不过，他并不是这么说的……不过我有柠檬汁……还有“白胡椒”呢。

建筑全新，园林畅茂，如入新世界。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。”

回到上海数月后，丰老突然决定戒酒，胡治均预感不祥前去探望，师徒俩在日月楼中促膝长谈，但见

儿子一言不发地把那“一团腥膻”搬上了桌。论气味，真是五光十色，五湖四海，我先撷了一根扁尖尝尝，一刹那，细细的吸饱了汤汁的笋尖就是一条生鲜的鱼肉。又仰着逆囁，撷了一块鱼肉。鱼肉不仅绵如软木，而且饱含着难以言传的聊斋味，既哈喇，又阴森，金属味之外更有胶木烧焦般的刺鼻，查百度，陈皮中的黄酮类以及挥发油，一旦与鱼肉中的“腥膻”三甲胺结合后，是什么结果，度娘竟然无法正常答复。

传说金圣叹临死前恳请监斩官准许他与儿话别。被允准后，他附着儿子耳朵只轻轻说了一句，就闭嘴了。斩首之后，监斩官问他儿子：“刚才你父亲究竟说了句什么？”后者嗫嚅：“家父言，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吃，味道胜过火腿。”

我扯来这事，自以为幽默地发挥说，味觉是可以重组的。也许一种崭新的怪味正在舌尖聚集，各位何不习惯一下。

围坐餐桌的继续皱眉。白胡椒粉呢，我开始机械地倾注。柠檬汁呢？儿子无声地挤干了一只，但仍不入口，说，已经不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那汤色郁勃深沉，死海般地漂浮着五色杂件。于是桌面上，母子俩几次交换了眼色，作势欲端锅倾弃。我说，慢！让我打个电话。

我还想挽回面子。食神有的是办法。但电话的另一头，天吃星沉默了一会，才开始了他的慢条斯理：“有的事呢，第一步错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止损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其实不是。比如鲑鱼头，它的物性规定了不可长久油炸。和普通鱼不同，那货越炸越腥。你不但煎炸过度，还炖它，就惨了。就像宇航员被防后突然坠落太空深处，绝无生还的可能。那么最好的补救就是终止无效的救援，制止无谓的牺牲。拿我来说，就是停止投放所有调料。展奋兄，这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正是治庖之道的最高境界——接受失败。并不是每道菜都必须做成佳肴的。烧砸的菜总是没人知道的。”

我听了，一声不响。想着烧砸的菜是没人知道的，生自己端起那一锅的五颜六色七荤八素，果断地走向以前的泔脚鬻头，现在叫什么叫着，呃，“湿垃圾分类”……

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吃饭都夹不起菜，气喘得说不出话来，送到华山医院检查，已是肺癌晚期，挨过十几天，9月15日丰子恺在医院急诊观察室往生，享年77岁。

姐跑像飞鸟，弟弟跑摔倒了。要问他们为什么？嘿，东方红拖拉机开来了！”风趣又形象的画面立刻映入我们脑海，也对拖拉机有了印象。

我们学唱的这些儿歌短小精悍，非常有生活气息，既适合孩童天真、好奇的习性，又用浅显、明白的道理使大家受到团结友爱的教育；没什么说教，但是从中能够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年近古稀，学校里教唱过的许多歌曲大多已淡忘，唯独与“六一”相伴的儿歌长久植根在心并影响我的一生。出于对儿歌的喜爱，后来我自己也创作了多首儿歌，还加入了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歌谣专委会。因为创作儿歌会使自己永远保持一颗童心。前年我的一首《请把手机收起来》应征参加由中央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教育部、中国作协等七家单位举办的“第七届全国优秀童谣征集”，荣获“推荐作品优秀奖”，成为上海五位获奖者之一。当这首儿歌被一所小学谱曲在“六一”歌会上演唱时，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！

**十日谈** 不幸的童年需要花一生去治愈，幸福的童年可责编：沈琦华 以治愈一生。

我在学校里。两个小娃娃呀，正在打电话呀，喂喂喂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哎哎，我在学唱歌。”

有一次学校要在“六一”儿童节举办联欢会，安排我们班表演儿歌《小鸭小鸡》的游戏。于是，老师在一周前就天天教我们学唱以及如何做动作，并指定我担任男生组的领队。那天表演时，老师拿着用竹篾和花纸自制的“鸡鸭帽”带领

## “六一”的儿歌

费平

大家到操场上，参加表演的10名小朋友5个男生戴上“小鸭帽”，5个女生戴上“小鸡帽”，其他同学则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表示花园，然后唱着“小鸭小鸡来到花园里，小鸭嘎嘎嘎，小鸡叽叽叽，一同来唱歌跳舞做游戏！”10只“小鸭”“小鸡”学着鸡鸭走路的样子进入“花园”，然后“鸡鸭”跟着歌声节拍自由跳舞……在我们滑稽的表演中，同学们哈哈大笑完成了游戏。

儿歌还让我增加了知识。语文课本上有一幅“女拖拉机”的插图，老师讲这是我国刚生产的“东方红”拖拉机。后来那一年的“六一”班会上，我们就学唱了一首新儿歌：“爷爷跑胡子翘，奶奶跑哈哈笑，姐

我童年的“六一”是在那一支支儿歌声中度过的。

小时候我们过“六一”最开心的就是去公园春游。而公园草坪上少不了做游戏。这些游戏最常见便是“老鹰捉小鸡”，还有就是大家围坐一圈“丢手绢”，类似“击鼓传花”。“丢手绢，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捉住他，快点快点捉住他。”

那时候大部分家庭都不富裕，带去的干粮多数是两个大饼(或一副大饼油条)与一壶水，条件好一点的带面包。中午我们坐在河边的草坪上，边吃干粮边欣赏河里的鱼儿游弋。之后，老师会教我们唱儿歌《河里小鱼儿》：“河里小鱼游游游，游游尾巴摆摆头，一会儿往上游，一会儿往下游，好像快乐的小朋友，好像快乐的小朋友！”

除了《丢手绢》与《河里小鱼儿》，也有很多儿歌和童谣是我们上课或者在欢度“六一”前夕老师教唱的。刚上小学一年级，老师就教唱一首《我是好宝宝》：“我是好宝宝，上课小手放后边，小脚并拢，小眼睛看老师，小耳朵听老师，说话先举手，才是好宝宝。”这不就是规范课堂纪律的儿歌吗？后来音乐课上我们学唱了《娃娃打电话》：“两个小娃娃呀，正在打电话呀，喂喂喂，你在哪里呀，哎哎哎，